



◆林剪雲 著

◆省新聞處獎勵出版作品

女子 情愛



719217



女子情愛

林剪雲 著

晨星文庫10

女子情愛

著者：林 剪 雲

發行人：陳 銘 民

發行所：晨星出版社

臺中市大有街十三號

電話：(〇四)三二五〇五〇九

傳真機：(〇四)三二六三四二五

郵政劃撥：〇二三一九八二一五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二五〇〇號

印刷所：耀隆印刷廠

電話：(〇四)二九二三七〇六

製版所：基盛製版社

電話：(〇四)三二六八三七八

排版：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電話：(〇二)七四一四七四九

初版：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三月二十日

二版：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四月二十日



晨星
版權

請
勿
翻
印

(缺頁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)
定價：一二〇元

目次

三	序文
七	女子情愛
一九	愛
三三	新爛柯山傳奇
五九	都市的人
七三	瘋子與乩童
九一	人在江湖
一〇五	燈火闌珊
一二二	阿生伯之死
一五三	破窰新記
一七五	廣告時代
一八九	離魂記
二一七	贏得歲月

因於害羞

林剪雲

寫作其實是苦事，尤其是鎮日伏案搜索枯腸，或者連撕八張稿紙只爲了覓得一個恰切的句子，那簡直逼人忽忽欲狂。卻因於認生的害羞本性，人羣裏往往不知如何自處，寧可逃至一旁靜觀，拿一枝筆紙上塗塗寫寫跟自己說話，也就走上了寫作這條不歸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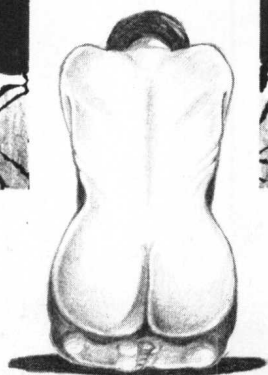
只愛旁觀不愛參與，講故事成了莫大的樂趣；在人前盼望自己能夠隱匿或消失，所以專講別人的故事。有文評家說，初學寫作者往往由自身或周遭的境遇入手，一旦這方面的題材挖掘殆盡，也就進入創作瓶頸。我卻盡是觀照他人的世界，人物與情節雖不敢自詡是原創，至少是重新模擬，這是我的自得。

小說一直是我寫作路途上的最愛，檢閱此書，最早的作品竟也距離現在好幾年了。小小說教會了我凝鍊意象及精準字句；長篇小說讓我初嘗寫作的莊重與艱辛；而短篇小說伴隨我行過成長歲月，烙印了我年輕的身影，是另一種眷戀的情懷。

國中畢業，自屏東負笈高雄求學，從此之後家鄉成了我這個失根浮萍的夢境，喜歡在小說裏提到「屏東」這個地名，是遊子的鄉愁意識作祟吧？高雄正邁入工商業社會卻不脫草莽氣息，力求建設卻是暴發戶作風，這樣的矛盾很能觸動我的心思；而整個臺灣社會的急遽變動，令親情、愛情、法律及價值觀念在新舊交替的夾縫中，宛如壓扁了形容的小丑，是可悲還是可笑，而來不及調整步伐的人，這之間受盡折磨苦楚甚至遭到無謂的犧牲，在在令我酸側。

親情到底是該遵從傳統孝道，還是父子稱兄道弟？愛情是速食店的漢堡，還是此生不悔的盟約？此書的每個篇章，校稿時依稀聞嗅到當時下筆寫作時的那番悸動，「破窖新記」裏的江土嬌的老一輩的操守，有著古聖先賢的遺風，「女子情愛」中的喬文珊，是我私心對世間女子的一點期許；然而，「離魂記」那般柔弱對情卻是磐石至堅的雪兒，還是令我法然欲泣。

懶惰的人，居然三個月內一口氣出了三本書，自己都覺得驚奇。紙上塗寫不再只是自己跟自己說話的遊戲，雖然還是難改害羞的個性，到底是認真地要將此書呈給天下知音。



IQ

女子情愛

耍了一輩子的強，
負了一世的盛氣，
竟落到要偷偷摸摸才能跟個男子在一起，
她暗罵了自己一聲賤，
却又覺得心甘情願。

臨出門，她還是不放心的又照照鏡子，頹喪的嘆聲氣：「玉珊，妳看我這麼難看，我們不要去了，好不好？」

「亂講，姐長得最漂亮了，這誰不知道？妳看嘛！稍爲上一點妝，又容光煥發了，也看不出病過。出去走走啦！我好不容易才要到這兩張票。」

雖然意興闌珊，實在不忍違拗玉珊一番用心良苦。

到達文化中心，早就烏鴉鵲人羣鑽動，寒流來襲中竟憑添無限歡喜熱鬧。看來，歌仔戲真的是深入民間，尤其傳統的唱腔、身段，更深深被懷念，文化中心前左右兩大幅紅聯「賀新歌劇團臺北國父紀念館演出成功」「歡迎新興歌劇團回饋鄉里爲地方父老演出紫釵記」歌仔戲團的公演，還著實在地方上颺起騷動的狂飈。

玉珊拉著她的手，在人羣中鑽來鑽去，好不容易找著兩個靠走道位置坐下來。

文武場的鑼鼓敲得鎮天響，在喧天鑼鼓中，屬於中國人看戲的熱鬧景象表露無遺，談笑聊天的神色是自在的，聲浪直蓋鑼鼓。

走道也逐漸被後到的觀眾佔據了。

突然有人低下頭來叫了聲：「喬文珊，妳也來看戲？」

一擡頭，是江豪，身旁還捱著一個女子。

她淡淡一笑，點了點頭：「好久不見了。」

即低下頭去，後悔起腮紅沒多抹一點兒，憔悴著臉怎麼見人。

對方卻很有興趣再談下去似的，喬文珊注意到他勾住身旁女子的腰後，很試探的口吻問了：「聽說，張子平結婚了？」

她還不及細思怎麼反應恰當，玉珊卻先爆破：「這還用得著你通風報信？我姐還去喝他喜酒咧！」

江豪碰了一鼻子灰，訥訥地，又不知說了兩句什麼，趕緊攙了女友脫困擠到前頭去。玉珊猶不干休，狠瞪了一眼，咕囁著：「這種男人最討厭了，追不上人家，就恨不得人家從此沒有好日子過。」

文珊反而安慰的拍拍她手背：「我們看戲吧！」

整個文化中心大禮堂連走道、窗臺上都擠得水洩不通了；鑼聲三通響後，戲開演了戲臺上，李益自矜風調，偶遇霍小玉，驚為天人，眉間眼間，言裏辭裏，極盡挑逗

……

戲臺下，文珊爲之驚心，直替霍小玉捏冷汗，切莫上當啊！男人的花言巧語最是聽不得，女子除了美麗的外表，更該有清明靈敏的頭腦……自詡一輩子的聰明！江豪算什麼！衆多追求者之一罷了！從不將他們放在眼中，大學畢業後，進入這家擁有兩、三百名員工的鋁業公司，從會計、總務到總務主任，只不過四、五年時光，憑著才能幹勁，就脫穎而出成爲公司內部重要幹部；只是那麼一時的糊塗，將跳槽到公司當業務主任的張子平擺進心底，竟就一路輸直到徹徹底底，如今，還有籌碼嗎？恨哪！張子平分明就是李益來轉世，眉目就是那般勾人魂魄的風情，言語盡都撩逗情思的溫存，令人欲拒還迎，醒時睡落皆牽掛世上有這麼樣一個男子……霍小玉啊！妳切莫今古一轍中了男子圈套。

無奈，媒婆巧言語，丫鬟善攛掇，小玉也自動了凡念，竟答應與李益私相面會。李益入中門，霍小玉自堂東閣中出，李益往前拜迎，互相繾綣，霍小玉竟委身成兒女私情……

戲臺上，李益躊躇滿志的唱道：「海棠染紅在今夜，顛鸞倒鳳極歡愛，巫山洛浦不

過此。」冷汗，滲濕了文珊額頭、掌心……溪頭林間小屋裏，一把搶過張子平拿在手中嘖嘖讚嘆的染紅衛生紙：「齷齪——」

他趕緊摟住她赤裸的肩膀：「怎麼講這種話？這是妳純潔的明證，也是唯一愛我的表現啊！」

擡起淚痕斑斑的臉，委屈的、小心翼翼的問：「那，你是不是也只愛我一個？」

李益請訂白首，誓不相捨，霍小玉命丫鬟塞幃執燭，授筆硯，取繡囊，出越姬烏絲欄素緞三尺放置李益面前著盟，李益援筆成文章，引諭山河，指誠日月，語語懇切。

結果又如何？

追到老閩女兒，不日結婚，宴請大家喝喜酒。

公司裏，誰都知道她和張子平的一段情。是冷眼旁觀也好，是心存憐憫也好，都衆目睽睽看她如何應付。

一向愛強，沒找任何理由逃之夭夭，大大方方參加婚禮宴席去。

席開八十桌，證婚人是縣長，地方上名流仕紳都來捧場。張子平，她冷冷瞧著細心攙扶略嫌肥短的新娘的他，今朝既取侯門女，可真風光哪！

宴席上，新郎新娘敬酒到這桌來，她起哄、鬧酒，灌了新娘酒、灌了新郎酒，自己也拚命黃湯下肚；但其他的人出奇의 緘默，只是靜靜的看她演出……

宴席結束，張子平和新娘手捧喜糖在飯店門口送賀客；她過去，只拿一顆喜糖，兩眼直視張子平：「恭喜，男貌女財！」

張子平滿面生春，迭聲：「過獎！過獎！謝謝！」

回到家中，竟然一家人齊集客廳守候她，氣氛、嗅得出的凝重和緊張，但沒人敢吭一句什麼，只是緊張的注視她，鵠候她丟出什麼情緒的炸彈或地雷引爆，好穩穩化解似的——她疲憊萬分搖搖頭：「我累了，要進去睡覺。」

闖入房中，拿起刀片，往手腕切割，血像蜿蜒的紅色小蛇，攀爬過掌心，順著指縫間滴落……家人破門而入，她已是半昏迷狀態。

進了醫院，還是死要面子到底的跟公司請的是事假。

公司來探病的人出奇的多，包括素不怎麼有交情的；大家雖然猛盯著她裹了紗布的手腕看，嘴中卻也不便多說什麼。當然啦！她心中暗暗冷笑，張子平聽說已晉升為總經理，議論頂頭上司是非，準備炒魷魚不成？

出院後，乾脆遞上辭呈，在家休養。

她不得不承認自己輸了，輸得好慘，她以後是要如何天天去面對他？

辭呈遞上去後，他是批准了，人卻也來了，前天。

他捱著牀沿坐，定定看著她。

她才瞧了他第一眼，嚶一聲，就哭了。

他攬住她肩，將她的頭攢入懷中。

她不但沒拒絕，反而緊緊依偎著他。

靠在他胸前，嗅著那熟悉的體臭，她發覺自己對他竟然無怨、無恨，反而有冰天雪地中突然多陽普照，曬得人酥酥的、暖暖的一股懶洋洋、自由自由的感覺，彷彿那狠狠的一刀、住院、辭職、養病，都只爲要引來他這一抱。她暗罵了自己一聲賤，卻又覺得心甘情願。

他很愛憐似的輕撫她頭髮，像呵責一個任性胡爲的小女孩：「妳鬧夠了沒有？何苦？」

「我不甘心，你太狠了——」

「我身不由己啊！她倒追我，追得窮兇極惡，老闆又極力湊和，家人舉雙手雙腳贊成，親戚朋友在一旁攬掇。妳以爲我高攀？那是天羅地網，逃都沒辦法逃，除非我打算捲鋪蓋走路。」

她自他懷中擡起頭來，揚著眉冷笑：「憑你張子平這一等一的口才、人才，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，難不成還真會餓著你？編派藉口，也不要找個理由這麼牽強的。說穿了，還不是人家名位、銀彈攻勢厲害，你走的是終南捷徑哪！」

對於她的搶白，張子平只是無可如何聳聳肩、手一攤：「到這地步，還講這個幹什麼？」

「到這地步，你叫我怎麼辦？」她也嗔怨地反問他。

他緘默了一會兒，嘆了一口氣，緊緊摟住她：「其實，我愛的還是妳，她那比得上妳？論容貌、論身材、論能力……」

她輕啞了他一口：「她比我有錢、有名望，可惜我爸爸不是開公司的大老闆。」

「妳不要跟我賭氣了嘛！再利嘴利舌，我搔妳胳肢窩。」
她笑著連忙告饒。

跟張子平在一起就是這樣，明明是氣著，不知怎的就雲散煙消了。想到有人搶走了這份該屬於她的愉悅，嫉妒得連心都隱隱作痛。

他吻著她腮頰、頸項：「其實，我們還是可以在一起，要小心一點兒就是了……」

她瞪大了眸子：「你的意思是——」

咬著她耳根子，他的聲音很是甜美誘惑：「只要，妳不在意名份……」

她卻是轟然晴天一聲雷，猛地掙開他，尖刻著聲音：「要我當你午妻？還是黑市夫人？或者更不配，只是野食或點心？」

「這很重要嗎？我們在一起，彼此很快樂，那才是最要緊的。」

「誰說不重要？好好的情愛，偏要糟蹋成見不得人的鬼鬼祟祟——我在意名份的。」

「像我這種處境，你能圖我個什麼？放不下，想在一起，這是唯一法兒；否則，從此大家掙開手，落得乾淨，妳也別再尋死覓活的了。」

丟下一句：「妳想個清楚，再告訴我妳的決定。」狠狠心就走了。

拋下她獨個悽悽惶惶、日裏夜裏的思量。

左左右右、反反覆覆的思量：放了？不甘心的、不捨得的，輸得慘極了，身子都賠